



2015年
厦门同文书库

口述历史： 厦门老街岁月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口述历史：

厦门老街岁月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合编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历史：厦门老街岁月 /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编.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615-5462-3

I. ①口… II. ①中…②厦… III. ①城市道路—介绍—厦门市 IV. ①K92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8718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总编办电话: 0592-2182177 传真: 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 0592-2184458 传真: 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时代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要“记得住乡愁”，正是这深沉、浓郁的文化乡愁，开启了我们的精神文化之源。

厦门融汇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整合了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认真梳理厦门历史文化脉络，既是厦门城市发展的内在精神需求，也是厦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时代重任。此次，同文书院推出“同文书库”系列丛书，对弘扬厦门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学术人文精神、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我想，重视厦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有两个维度十分重要，即中华文明史进程的维度和全球文明史进程的维度，非如此不能激发出厦门文化的更大活力和影响。希望这套“同文书库”丛书的出版发行，能为传承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把厦门建成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与文化条件。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重耕

2015年3月

目 录

目 录

1

鹭江道客栈往事	口述者 吴聪敏	
	采访者 王全成 /	001
中山路一号的两代人	口述者 邱清辉	
	采访者 李文泰 /	024
见证城市发展 凝聚老街情怀	口述者 郭坤聪	
	采访者 林良材 /	077
八市肉松店老板的回忆	口述者 陈祥萍	
	采访者 陈秀芹 江舒晨 /	122
台光街的扎彩人生	口述者 洪卜仁 林锡炎	
	林 亚 刘永川	
	采访者 廖 华 /	149
小巷深处的童年	口述者 陈灿民	
	采访者 吴奕纯 /	172
曾经繁华的二王街	口述者 刘荣奎	
	采访者 吴奕纯 /	190
古营路旧宅人家	口述者 杨金莲	
	采访者 吴超慧 王 颖 /	205
我的大同路情结	口述者 施金碇	
	采访者 朱志凌 /	218
新路街的记忆	口述者 洪永根	
	采访者 王全成 /	239
在大同路住了八十年	口述者 陈富治	
	采访者 朱志凌 /	256

后记

鹭江道客栈往事

口述人：吴聪敏。

采访者：王全成。

采访时间：2014年5—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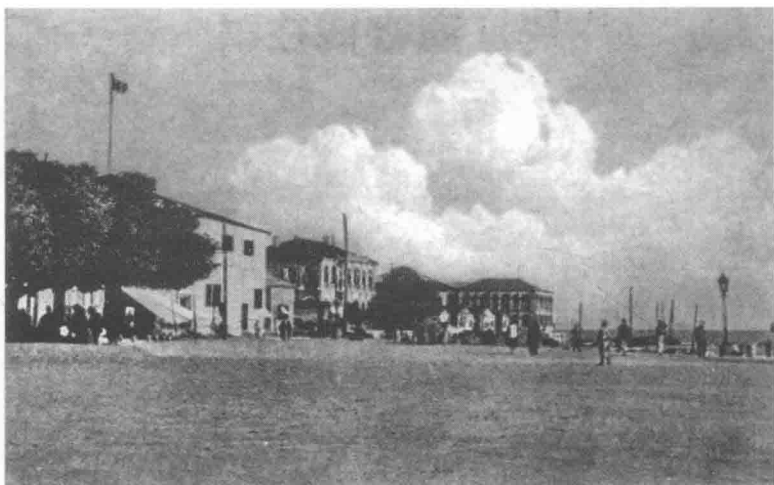
采访地点：先锋营吴家。

口述人简介：吴聪敏，1928年生，现住厦门市思明区先锋营二十七号。

我们叫石浔吴

我的老家是同安石浔。在厦门市区，我们叫石浔吴，意思是从同安石浔来的吴姓人家。我的老爸叫吴水树，早年从同安来厦门讨食，先是在鹭江水道划船载货，后来与别人合作开客栈，也就是旅馆。鹭江道有好几个码头。以前不论是闽南地区的唐山人下南洋，还是南洋客回闽南故乡，都是坐轮船从厦门鹭江道的码头上下岸，所以鹭江道有好几间客栈专门接待这些南洋客。应该说，鹭江道是当时厦门客栈比较集中的地方。

我家跟别人合办的客栈在鹭江道八十四号。隔壁八十六号又是一间客栈，老板好像姓林。再又往北走的一零四号也是开客栈。这家客栈在二楼上，楼下店面是点心店，是一个汕头人开的。跟我爸合开客栈的是龙海人，叫丰美，所以客栈就以他的名字来号店名，叫丰美栈。我懂事的时候，我老爸已经自己开客



19世纪末的码头

栈。地点还在鹭江道八十四号。这是一座五层的洋楼，是向亲堂租的。

当时的鹭江道有第一到第七好几座码头。下南洋和回唐山的南洋客一般是从第六和第七码头上下岸。我们的客栈对面就是第六码头。隔壁的第五码头是货运码头，内地的大米、水果、木炭和柴草等生活必需品用大木船从过水运来，在第五码头上岸。大米由码头工人用板车运到仓库，水果上市场卖。柴草用竹架捆成一担担搬上岸，百姓人家直接到码头买，讲好价钱，卖的人就将柴草挑到买的人的厝内。

鹭江道商行客栈多

鹭江道东边是一长列洋楼，洋楼的楼下店面大都用来做生意，有商行、客栈等，当然还有海关、邮局、派出所等政府机



20世纪30年代的大生里



1933-1934年的鹭江道

关。开元路靠鹭江道路口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水上派出所，负责鹭江水道与附近海面的治安。设在第五码头的鹭江派出所则负责陆地治安。当时的鹭江道路面可并行三辆车。在路上走的汽车很少，大部分是码头工人运货用的大板车。用来载人的，开头是黄



包车，后来改用三轮车。一整天，人来车往，很是热闹。

我们家开的丰美客栈位置就在开元路口靠北，旁边就是打铁街。打铁街有好几间打铁店，我们家客栈对面就有一间。这些打铁店主要是打船钉，也打菜刀、锅铲等日用品。打铁街只有两米左右宽，也不长，但因为它从鹭江道通往第八市场，做买卖的人很多。打铁街住的大部分是同安石浔人。我们中国人外出讨食，爱住在同一个角落，好亲帮亲，友帮友，遇到事情好解决。打铁街可能是打铁店多才叫打铁街。除了打铁店外，还有修车店、洗衣店、药店、日杂店、食杂店等等。打铁街虽然又短又窄，但真热闹，特别是从天亮到夜晚打铁声不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居民用的是井水。洗衣店的工人将脏衣服挑到万石岩的溪边洗，洗后就晾在大石头上，待到下午衣服晒干再收回店里烫。

我们家的客栈有五层，第一层做店面，有柜台负责登记客户信息，第五层做厨房，其他三层做客房。一层有五至六间客房，二楼和三楼是通铺，总共可以住一百多位客人。我们一家人则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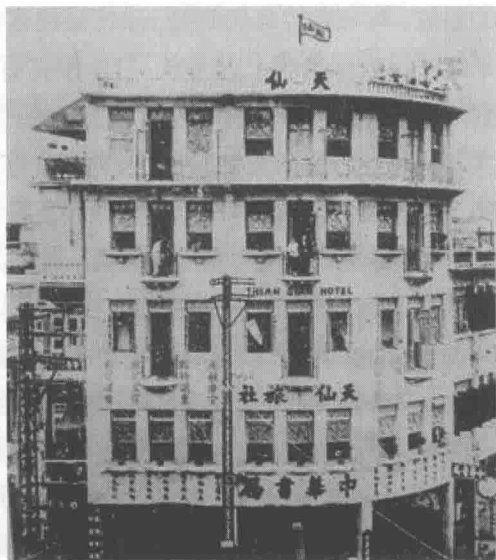


1933年拍摄的鹭江道万安洋客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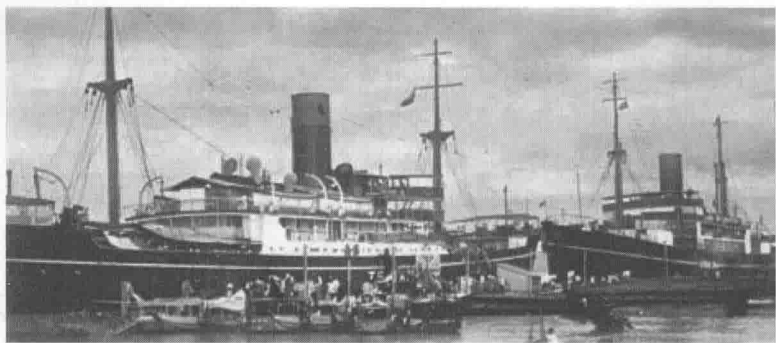
阁楼。当时客栈的设施比较简陋，只有床铺、座椅、开水瓶、痰盂。卫生间统一设在二楼，屎尿直接倒入下水道。普通人家没有厕所。天亮，街上就有人专门收屎尿。听到倒屎倒尿的吆喝声，家庭主妇就赶紧端着夜里排泄的屎尿去倒。手脚要很好，下楼迟了就倒不上。桶里的屎尿就要端到外面的厕所去倒。记得不是打铁街，就是石浔巷大厅宫，后面有一个简单的便所，是用矮砖墙搭盖的，里面有十来个蹲坑，是供男士专用的。有的人内急等不了，遇到海水退潮就跑到鹭江道的海滩去解决。

上客轮招揽客人

早时的鹭江道客栈以接待来往的南洋客为主，为了抢生意，



天仙旅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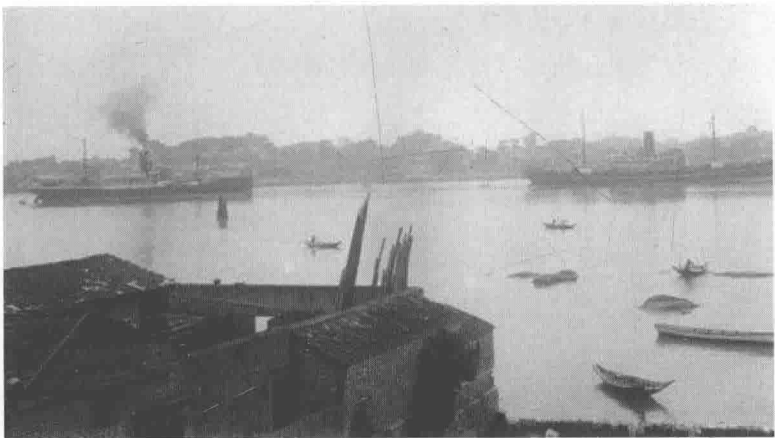


停泊鹭江的轮船

006

各家客栈都得上客轮去招呼客人。那时，我们家四个兄弟，大哥早年就下南洋，二哥帮助老爸管账房，帮客人办理通关手续，小弟读书不参与客栈业务，我负责下海上船接客人。早时的鹭江道码头小，靠不了大轮船。大客轮一般停在猴屿附近。每一次客轮进港，客栈的伙计就划船去接客人的行李。伙计用带铁钩的竹篙勾住客轮的船舷，再顺着竹篙爬到船上，将要住客栈的客人行李一件件地用绳子吊放到木船上运回来。行李搬完后，客人再从客轮舷梯下到汽船上岸。顺着长长的竹篙爬上客轮，又辛苦又危险。我第一次爬的时候心里很害怕，手会发抖，但为了抢生意也得硬着头皮爬上去。因为越早上客轮，越能招到更多客人。登上客轮，我就大声喊，要住丰美栈的靠过来。哪一位客人表示要住丰美栈，我们就帮他行李搬上木船运回客栈。

当时从南洋回来的南洋客以龙海人比较多，都是坐荷兰船先到厦门上岸入关再转道回老家。很多南洋客出去的时候是用布袋装衣服，回来时穿西装提皮箱。南洋客有钱的会带十几个行李，有皮箱、木箱，里面装衣服；猪腰形的藤篮是用来装食物的，比如咖啡、阿华田、罐头。有的南洋客带的大木箱比大茶几还大，箱子要用麻绳一道一道扎紧。有的南洋客觉得带的东



停泊鹭江的船只，远处依稀可见同文书院清池楼

西不够多，还会再上街买点金器和高丽参之类的东西带回老家。南洋客买完后，店主人就会塞个红包给我们做酬劳，意思是希望今后能带更多的客人去买。有时是伙计带上街，店主给的红包，伙计要带回客栈交掌柜，日后大家一起分红。

客栈之间竞争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了抢到更多的客人，我几乎每礼拜坐轮船去一趟香港。等印尼客轮中途停靠香港码头时就上船到船舱，一间一间地问客人，要不要住丰美客栈。若是客人愿意，就将他的行李搬在一起挂上丰美客栈的牌号。记得第一次去香港是瞒着家人去的。原来老爸说要带我到香港去接客人。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动静，我就谋划自己去闯一闯。有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送去南洋的客人上船，没通知家人，就带一套换洗衣服，因为平时和船员熟了，也没买船票，就坐船去香港。这是一艘开往印尼的客轮，要在香港中途停靠。我坐了差不多二十二小时的船，到了香港才打电话给家里。老爸怕我第一次到香港人生地不熟，赶忙打电话给香港的堂兄，请他照顾我。这次我从香港接了四十四个人回厦门住丰美客栈。第二



次去香港接客人，是同老爸一起坐飞机去的。记得是从镇邦路坐汽车到乡下禾山机场（现高崎机场的前身）坐飞机，飞机很小，只能坐三十到四十个客人。之后，大概每个礼拜到香港走一趟。后来利用客轮从香港走私商品到厦门的人多了，香港不再卖到厦门的船票了。我为了继续到香港接客人，就在船上躲来躲去逃避查票，有时就藏在救生艇里，一次也没被抓过。客轮上有餐厅，船上的人可以定时去用餐，所以我也不挨饿。好在这种情况下只持续一段时间，香港恢复卖船票，所以去香港接客源没中断过。

客栈要设宴迎送南洋客

当时客栈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要设宴给南洋客接风和送客。每一次坐轮船快到厦门时，我就发电报告诉家里一共来了多少客人。家里就做好准备，客人一入店住下，每人就有一碗点心吃。这碗点心一般是面条。当天晚上还要开桌为客人接风，一桌有八九个菜肴，都是些鸡鸭鱼肉这样的食物，还有米酒和啤酒。送客下南洋时，也要开桌。点心和开桌都是从附近菜馆订的。当然这些开销都包含在住宿费里面。这个习惯从开店一直沿袭下来。住店里的南洋客有空闲的时候也会跟伙计聊聊天，讲一些他们在南洋那边的趣味事情，也会抱怨那里现在不如以前，生意越来越难做，开心的时候还会给伙计小费。从南洋回来的南洋客一般会在厦门小住一两天，就起程回老家。龙海籍的南洋客一般从第七码头坐金再兴号、金再福号汽轮回家。这时我们客栈的伙计会帮助他们将行李运到码头搬上船。

起先，跟我爸合伙开客栈的是龙海人，因为有这么关系，我



等待出门远行的人

家客栈一直以接待龙海籍南洋客为主。当然，晋江、安溪籍的南洋客也有。这两个地方头次下南洋的人有所不同，龙海人一般带一个小箱子装行李，安溪人则提着一个布袋。在我参与客栈经营的那几年中，来来往往的南洋客成千上万。大多数是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回来。但也有人出去时自己一个人，回来时番婆和子女好几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姓陈的龙海人，结婚后才下南洋。老婆留在唐山，天长日久，耐不住寂寞就跟了别的男人。为此，那个陈姓的南洋客在南洋又娶了一个番婆。有一年，陈姓南洋客带番婆和在南洋生的儿子回唐山龙海老家。家里的大老婆很坏，不但将番婆的金器偷走，还将他们的护照藏起来，不让他们再到南洋去。后来还是番婆在取稻谷舂米时才在谷堆里找到护照。这时陈姓番客赶快带着番婆和儿子，偷偷地跑来我们客栈，请我们帮忙办理出关手续和买船票。陈姓番客的大舅子



在当地很有势头。陈姓南洋客怕被半途截住，不敢住客栈，而是住我们家在别处的老屋。出境那天，等到客轮鸣笛准备启航时，我们客栈的伙计才用小船到第四码头偷偷接陈姓南洋客一家三人去坐客轮。几年后，我去印尼旧港准备在那里开一个客栈代办点时，陈姓南洋客看到我在当地华文报纸上登的广告，还特地赶来见面，表示谢意。谈到那次回唐山的遭遇，陈姓客人还心存后怕地说：“吓死人了！今后不敢再回去了。”

沦陷时期停业战后重新营业

我从小就住在鹭江道，在那里经历过很多事情。一九三八年，就是我十岁那年，日本占领厦门，我们一家人逃到鼓浪屿躲避战乱。大概两年后又回到鹭江道。这时，鹭江道的码头全叫日本人用铁丝网围起来，里面有日本兵看守。后来第四和第五码头开放。第五码头用来运大米供应市区居民。第四码头供金门和浯屿人来厦门做买卖。后来厦门市的人也可以从这个码头坐船去浯屿。金门人通常带花生、地瓜干等农产品来厦门卖。上岸时要将所带的东西分两排排在地上让日本兵检查。看到日本兵检查比较松时，就将花生油偷偷地藏多层饭盒的下层夹带上岸卖。当时日本人通过米店配给市区居民的是糙米，很难吃。有钱人就私下从市场买些白大米搭配吃。买卖用的是白银或是国民党政府原来发的纸币。我家的丰美客栈当时因为没有南洋客来往，就停止营业了。楼下店面改卖食杂。有时金门人来厦门做生意太晚回不去，就求我们开房让他们住一个晚上。到这时候，我们家的客栈才偷偷经营一下，增加一点收入。日本占领厦门的时候，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定时派兵在鹭江道巡逻。老百姓看到



1937年9月3日上午8时，海军厦门要港司令部被日军轰炸后的场景



1937年9月6日下午16点，厦门公园西路被日军轰炸后的场景



1938年厦门沦陷后厦鼓轮渡码头有日军站岗



日军拍摄的宣传厦门沦陷后依然繁荣的照片

日本兵远远走来，就得赶快低着头站在原地让路。遇到有人打架时，日本兵就强迫双方互相抽打，直到他叫停才能住手。

经过中国人民八年的抗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记得当时